

文化 Culture 藝術賞析

鄭重賓水墨打破傳統



▲藝術家鄭重賓

大公報記者郭雨南攝

【大公報訊】記者周婉京、郭雨南報道：「鄭重賓：移景」展售會昨日在香港蘇富比藝術空間揭幕，展出的三十五件水墨創作分成對應體、物自體及視角體三個單元，傳達了水墨不止於水墨的藝術面貌。

加入壓克力彩

鄭重賓一九六一年生於上海，一九八八年移居三藩市。是次香港個展展出的水墨作品均為近兩年的全新創作，鄭重賓多在水墨中加入壓克力彩，目的在於打破中國畫的傳統表達方式。鄭氏表示，一九八四年在中國美術學院國畫系畢業之後，他發現當代藝術與傳統中國藝術在體系、結構、美學上有衝突。移居美國後，他受到加州「光與空間」運動的藝術家羅伯特·艾爾文、約翰·麥克拉克肯等人影響，逐漸意識到繪畫的針對性消失，轉而嘗試視頻、表演、裝置創作。「直到最後回過頭來再看『如何繪畫』，我才重拾水墨這個材料。」

壓克力的使用，並非一個偶然的實驗。鄭重賓將壓克力視作「白墨」，在他眼中，這是一種與水墨厚度、濃稠度、地域性不同的墨。三十年間，他的畫作中總有壓克力的參與，在《帶有形的反光》及《沉降的光》中可見一斑。這一材料是水溶性的，能在檀香紙（或宣紙）的正反面作畫，因其乾透之後不吸水，於是在畫紙表面結成可反光、可拼貼的質感表層。

「水墨僅僅是一種材料，它帶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是中國人自己發展出來的語言。然而在許多年前，水墨創作仍無法走進西方知名美術館的視線，以至於許多當代藝術機構一聽到水墨，就往後退，他們會說：『這不是我的領域，我對水墨不太了解。』」

錄像展示律動

近五年來，隨著「當代水墨」在西方拍賣行、學術機構中引起廣泛關注，包括鄭重賓、劉丹、李華弢在內的華裔水墨畫家作品亦受到重視，外界也在試圖尋找這群海外水墨藝術家的「共性」。就鄭氏本人而言，他認為以往的水墨概念在西方話語中太具有代表性。他做的是去掉水墨的視覺經驗及程式化的東西，探討新的可能性。

此外，水墨藝術錄像《異化的風景》長約十六分鐘，鄭重賓希望通過影片將水墨元素與血細胞、河流、濃煙景象交叉展現，他稱此為「Painting in a Motion」（律動的畫）。當被問到視頻中速率、節奏的問題，鄭氏笑笑，他說這就像是聽巴赫的音樂，聽者自覺與天、神距離很近，藝術品形態上的表述、層次又相當豐富。

「鄭重賓：移景」由即日起至五月三日在鐘古大廣場一座五樓香港蘇富比藝術空間舉行。四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一時在現場有藝術家導賞團，預約參加請發送電郵至：RSPVPHK@sothebys.com。



▲「鄭重賓：移景」展覽現場

大公報記者周婉京攝

陳錫灝畫錄故人舊地



▲旅法畫家陳錫灝

大公報記者林巧茹攝



▲陳錫灝的風景寫照《克爾辛道夫的向日葵田》

大公報記者林巧茹攝

【大公報訊】記者林巧茹報道：於香港大會堂舉行的「維港、塞納、多瑙河—陳錫灝2014/2015作品展」展出香港旅法畫家陳錫灝一百幅作品，記錄故人舊地的事過境遷。

十年前，陳錫灝毅然放棄建築師工作，全程投入創作。他說：「建築師規限太多，我們都要遵守建築理論，畫畫，可以解放自己，不受建築理論規範，盡情創作。」

二〇一四年他回港期間，目睹了面貌已大變的維多利亞港。他把沿著海濱的建築工地、穿梭如鯽的泥頭車等都畫成《會展中心外望》、《工地IV》、《工地VIII》、《海濱I》和《海濱II》等。

他介紹《會展中心外望》時說：「會展內會舉辦演講、展覽和會議等活動，是推動香港發展的一個重要景點，比外面的都市繁榮景象更具風采。」畫作中會議展

覽中心的建築結構、線條，人們於展廳內的活動和窗外如鋼條般的高樓大廈，都來自他的官感印象和思維意識，兩者結合，成為其創作主題。

該展覽還展示陳錫灝多年來歐遊各地的風景寫照，包括《塞納河—文藝橋》、《文藝橋上》、《塞納河》、《薩爾斯堡的山谷》、《鎮》、《聖米契爾舊區》、《塞納河上的新橋》和《克爾辛道夫的向日葵田》等。

雖然陳錫灝於巴黎和維也納設置了自己的畫室，他發現在香港的時候，自己的創作意欲比年輕時還要旺盛。「畢竟故人舊地，深悉此景此情，一去不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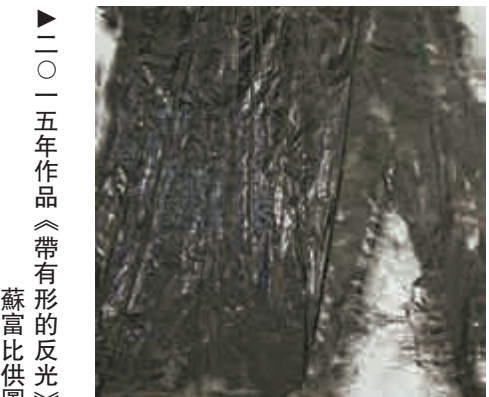
陳錫灝作品展於香港大會堂高座展覽館舉行至四月二十四日。查詢展覽詳情可瀏覽陳錫灝個人網頁：www.alanschan.com。



▲二〇一五年作品《開雲圖》 蘇富比供圖



▲視頻錄像裝置《異化的風景》 蘇富比供圖



▲二〇一五年作品《帶有形的反光》 蘇富比供圖

涅翠柯美聲魔力

周凡夫

香港管弦樂團（港樂）繼三月一日在「首席女聲」音樂會登場後，事隔八天後（三月八日），同樣由港樂擔任大配角，奏足全場，同樣有不少粉絲捧場，由俄羅斯當紅女高音安娜·涅翠柯（Anna Netrebko, 1971-）與其在去年底（十二月）才結成連理，在阿爾及爾（Algiers）出生的阿塞拜疆男高音尤西夫·伊瓦佐夫（Yusif Eyvazov, 1977-）攜手登台的演唱會，藉着意大利十九世紀歌劇大師的優美旋律，發揮了兩人的美聲魔力，加上意大利指揮家雅達·比雅米尼（Jader Bignamini）指揮下的香港管弦樂團恰到好處的伴奏，終讓香港樂迷欣賞得到一周前未能滿足的真正「首席女聲」的歌聲。

當晚選唱的曲目很「單一」，全是十九世紀意大利歌劇黃金時期的選曲，連同最後加唱的二首歌曲，甚至「政治正確」的俄羅斯作品也沒有。為此，整個晚上明顯不過的便在於要展示這雙樂壇新鴛侶歌唱藝術上的美聲魅力。

360度跟觀眾互動

雖然如此，上、下半场的選曲亦有點兒差別。上半場從威爾第的《命運之力》序曲暖場開始，到最後一組包括詠嘆調，序曲和二重唱亦全是威爾第的作品，只有兩人開場各自演唱的開唱歌曲，是選自齊里亞（F. Cilea）的歌劇選曲，也就是說，上半場是旋律優美富有戲劇性效果的威爾第音樂世界。

下半場，兩位歌唱家改換了較低調的演出服出場，高歌那坡里的二重唱情歌庫爾蒂斯（Ernesto De Curtis）所寫的《請別忘記我》，隨後便是普契尼的《晴朗的一天》和馬斯奈的歌劇《維特》中的《春天的微風，為何弄醒我？》。兩人分別獨唱後，最後一組又是選自普契尼的四首樂曲，也就是說，下半场的重點便放在將意大利歌劇帶入二十世紀的普契尼作品，當中更富有抒情浪漫風格的音樂。

當晚，涅翠柯的演唱《見面禮》是齊里亞的《我是造物主謙卑的侍女》（Ecco, respiro appeno...Io Son l'umile ancella），已



▲涅翠柯演唱歌曲的複雜感情，游刃有餘 Dario Acosta攝

▲涅翠柯（右）早前偕丈夫伊瓦佐夫在香港開演唱會，展示美聲魅力

即時贏得了全場由衷的掌聲，但見她歌唱到中途，已慢慢轉身，特別面向舞台後邊以及左右兩側的觀眾，來一次360度的歌唱，將她有如空谷回音般的歌聲送到音樂廳中的每一個角落，中間首席小提琴一段獨奏奏後接上一段清唱，一段回音般的效果更為突出。現今的Prima Donna（首席女聲），可不能再重視和觀眾的互動呀！

最後一組威爾第歌曲，選自《遊吟詩人》的《靜夜裏萬籟無聲——此心不能言表》，前半段一段無伴奏「假聲」，歌聲清甜有力，富有美感，接着輕快歡暢，有如出谷黃鶯，對曲中複雜的感情變化，歌者掌握得尤為恰到好處。

涅翠柯不僅歌聲透亮，聽來輕巧且富



▲伊瓦佐夫歌聲渾圓 香港藝術節供圖



▲涅翠柯有一把靚聲 Dario Acosta攝

男高音丈夫表現佳

至於去年十二月底結束幾乎是一見鍾情的愛情短跑（從認識到結婚只是半年左右），成為涅翠柯丈夫的男高音伊瓦佐夫，同樣演唱了四首詠嘆調。他的歌聲渾圓，富有光彩，力度變化掌握得亦不錯，表現之佳遠超預期，但很顯然地，「涅翠柯丈夫」的名銜難免構成壓力，為此明顯地「見」他在演唱時存在一定壓力，其中一兩首歌曲在發聲時間有點不穩，與此不無關係，但相信慢慢習慣這個新頭銜後，他應會有更佳表現。事實上，兩人所唱的多首二重唱，伊瓦佐夫便顯得輕鬆和揮灑。最後安哥加唱，涅翠柯首先唱出，在她灌錄唱片後變成熱門歌曲的《Heia, in den Bergen

ist mein Heimatland》，這是選自二十世紀初紅極一時的Kálmán的輕歌劇《吉卜賽公主》（The Gypsy Princess）中的歌曲；伊瓦佐夫再獻上一曲《今夜無人能眠》（Nessun dorma），進一步推高音樂會的氣氛；最後兩人攜手相擁起舞高歌《茶花女》中的《飲酒歌》（Libiamo, ne'lieti calici），才在沸騰的氣氛中將音樂會結束，讓不少樂迷渾忘了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不完美的音效。

香港管弦樂團在比雅米尼的帶領下演奏威爾第、普契尼的歌劇音樂，可以說表現精準，無論是力度、音色的變化，都能對兩位歌唱家的演唱發揮作出很好的烘托，如果加以挑剔，便只是意大利歌劇美聲歌唱的豐盈韻味仍稍不足。但整個晚上的音樂，確實已讓大家的滿足感爆燈了！

「港樂」串燒中篇